

K 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一

一起著雍攝提格正月盡七月不滿一年唐

唐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
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李唐
之先李虎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有功皆
為柱國號入柱國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
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生子昞襲封昞生淵
襲封起兵克長安進封唐王遂受隋禪國因
號曰唐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

諱淵字叔德本隴西成紀

人七世祖高祖王西涼是為涼武昭王至曾孫熙家于武川熙孫虎從周文帝始家長安

武德元年

是年五月受隋禪始改元

春正月丁未朔

隋恭帝詔唐

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

隋志按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儀云大臣優

禮者皆劔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為象劔言象於劔周武帝時

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升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

殿坐者劔履俱脫其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劔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

之官則不脫其劔皆真刃非假又准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劔今天子則玉具火

珠鏢首惟侍臣帶劔上殿自王公已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複下曰為單下田復諸非侍臣

皆脫履升殿烏唯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凡朝會贊拜則曰某官某不名亦殊禮也上時掌翻

凡朝會贊拜則曰某官某不名亦殊禮也上時掌翻

鏢紕

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

隋志商洛縣屬上洛郡取商山洛水以名縣也

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

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

百數

長知兩翻帥所類翻酋才由翻見賢遍翻降戶江翻

王世充既得東都

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

敗補邁翻

遂屯鞏北

鞏縣之北

辛酉

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

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

賁音奔將即亮翻

密營中

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

帥讀

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

溺奴狄翻

王辯死世

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

陽又趣七喻翻

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

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隋書北史

李密傳曰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眾以擊密密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者數萬人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趣河陽其夜雨雪尺餘眾隨之者死亡殆盡王世充傳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濡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蒲山公傳曰世充移營就洛水之北與密隔洛水以相望密乃築長城掘深塹周迴七十里以自固十五日世充與密戰於石窟寺東密軍退敗世充度洛水以乘之逼倉城為營塹密縱兵疾戰世充兵馬棄仗奔亡沉溺死者不可勝數密又令露布上府曰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偷入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辯才等又於倉城北偷渡水南敢逼城堞河洛記曰十六日充與密戰於石窟寺東又曰其夜遇風寒疾雨士卒凍死十不存一充脫身宵遁直向河陽餘如蒲山公傳畧記曰辛酉王世充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

布兵軍別造浮橋橋先成者輒渡既前後不一而李密伏發我師敗績爭橋赴水溺死者十五六雜記曰

十二月越王遣太常少卿韋霽等率留守兵三萬並受世充節度又曰王辯縱等敗眾軍亦潰爭橋赴水

死者大半王辯縱等皆沒唯世充敗免與數百騎奔大通城敗兵得還者於道遭大雨凍死者六七千人

世充停留大通十餘日懼罪不還十四年正月越王遣世充兄世恽往大通慰諭赦世充喪師之罪按李

道玄勸進於李密表云于時律始太族未宜霽霖而澍雨忽降凍殍將盡今參取眾書日從蒲山公傳雨

從河洛記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使疏吏翻召還

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萬餘

人屯含嘉城含嘉城蓋在都城之北按舊書王世充傳含嘉倉城也不敢復出

復扶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堞廬舍而居之堞達

又翻鉦鼓之聲聞於東都聞音未幾擁兵三十萬陳於

翻鉦鼓之聲聞於東都聞音未幾擁兵三十萬陳於

北邛

陳讀曰陣

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

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

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

考異曰隋書列傳不言戰日蒲山公傳此戰在四

月九日略記亦云四月乙未李密率眾北據邙山南

接上春門段達韋津出兵拒之兵未交而達懼先還

入城軍遂潰亂乙未二十一日也今據河洛記正月

十九日廿充又與密戰於上春門外韋津沒焉又二

月房彥藻與竇建德書亦云幕府以去月十九日親

董翬虎西取洛邑其蒲山公傳四月已後月日與事

多差互不合今日從河洛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

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

隋制

職方郎屬兵部尚書

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

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

降戶江翻使疏吏翻異曰河洛記云盧祖尚亦考

通表於密按祖尚本起兵
為隋事恐不爾今不取
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

請正位號上時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

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秦公世民為右元帥帥所類翻

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

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

象而朝者不可勝數象者象笏也西魏以來五品已上通用象牙賈音古朝直遙翻

勝音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璿將兵出商

洛徇南陽煬帝改鄧州為南陽郡璿殊玉翻將即亮翻左領軍府司馬安

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隋十二衛府各有長史司馬煬帝改安州為安陸郡

荆州南郡襄州襄陽郡李密遣房彥藻鄭頊等頊他鼎翻東出黎

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為上柱國宋州

總管

煬帝改宋州為梁郡守式又翻

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

相追捕

事見一百八十三卷大業十二年

射鉤斬袂不敢庶幾

管仲射齊

桓公中帶鉤桓公用之以相晉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斬其袂文公不怨今以袂為袂射而亦翻幾居希翻

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

使疏吏翻

彥藻以書招

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

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

帥所類翻下同

德仁有眾數萬據林慮山

衛州隋為汲郡林慮山在魏郡林慮

縣慮音廬

四出抄掠為數州之患

抄楚交翻

三月己酉以齊

公元吉為鎮北將軍

考異曰創業注改太原留守為鎮北府在去年十一月己巳

蓋因元吉進封齊公
言之耳今從實錄

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

諸軍事聽以便且從事

隋煬帝至江都

大業十二年煬帝至

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

張竹亮翻

實以美

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

饌雛

戀翻又雛皖翻

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

姬千餘人亦常醉

離力智翻從才用翻

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

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

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

為吳語

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好呼到翻

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

曰外間大有人圍儂

吳人率自稱曰儂

然儂不失為長城公

卿不失為沈后

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

且共樂飲耳

樂音洛

因

引滿沈醉

沈持林翻

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

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

樂音

洛更工

亦復何傷

復扶又翻

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

都丹陽

帝改蔣州為丹陽郡蓋欲都建康也

考

保

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

善右侯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

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

隋制門下省置錄事

通事令史各六人衡水縣屬信都郡開皇十六年分

信都北界武邑西界下博南界置宋白曰衡水縣本

漢桃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

堪命亦恐終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乘繩證

既翻又戶得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翻朝直遥翻

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禹南巡狩會諸侯於會稽

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治直時江都糧盡從駕驍

果多關中人從才用翻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

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將即亮翻下帝遣

騎追斬之騎奇寄翻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

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賁音奔戡音堪帝使領驍果屯於

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謀曰

湯帝制左右監門府有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直閣各六人正五品

恐先事受誅

先悉薦翻

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

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

事見上卷上年華戶化翻

上囚

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

皆懼曰然則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

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

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

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勲侍楊士覽

等

隋初門下省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

六局各有直長煬帝以城門尚食尚藥御府等五

局隸殿內省改符璽監為郎城門置校尉後又改校

尉為城門郎又置司醫醫佐等官意者醫正即司醫

也勲侍三侍之一也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

璽斯氏翻長知兩翻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

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

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

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

復扶又翻

后曰天下事一朝

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

令力丁翻

自是無

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

少始照翻楊

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

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

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

喪息

浪翻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

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

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

驚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

考異曰蒲山公傳曰趙行樞楊士覽以

司馬德戡謀告化及化及兄弟聞之大喜因引德戡等相見士及說德戡等曰足下等因百姓之心謀非常之事直欲走逃故非長策德戡曰爲之柰何士及曰官家雖言無道臣下尚畏服之聞公叛亡必急相追捕竇賢之事殷鑒在近不如嚴勒士馬攻其宮闕因人之欲稱廢昏凶事必克成然後詳立明哲天下可安吾徒無患矣勲庸一集公等坐延榮祿縱事不成威聲大振足得官家膽懾不敢輕相追討遲疑之間自延數日比其議定公等行亦已遠如此則去住之計俱保萬全不亦可乎德戡等大悅曰明哲之望豈惟楊家衆心實在許公故是人天協契士及佯驚曰此非意所及但與公等思救命耳革命記曰帝知歷數將窮意欲南渡江水咸言不可帝知朝士不欲渡乃將毒藥醞酒二十石擬三月十六日爲宴會而酖殺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乃陰告之而事洩爲此始謀害帝以免禍並是兇逆之旅妄構此詞于時

上下離心人懷異志帝深猜忌情不與人醢若不虛
藥須分付有處遣何人併醢二十石藥酒必其酒有
酖毒一石堪殺千人審欲擬殺羣寮謀之者必有二
五衆謀自然早泄豈得獨在南陽只是虔通取有殺
害之謀推過惡於人主耳隋書化及傳云化及弒逆
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
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南陽公主傳
責士及云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舊唐書士及
傳云化及謀逆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按士及仕
唐爲宰相隋書亦唐初修或者史官爲士及隱惡賈
杜二書之言亦似可信但杜儒童自知醢藥酒爲虛
則南陽陰告之事亦非其實如賈潤甫之說則弒君
之謀皆出土及而智及爲良人矣今且從隋書德戡
而刪去莊桃樹事及南陽之語庶幾疑以傳疑

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

帝改左右領左右備身府告所識

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醢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

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語牛反謀益

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

命是日風霾晝昏

霾亡皆翻雨土也

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

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

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

鍵戶偃翻陳楚謂戶鑰牡

為鍵

至三更

衡翻

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

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誼囂問何事虔通對曰

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

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

此城外謂江都宮城之外

劫候衛虎

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

左右候衛主晝夜巡察故劫之普樂蓋虎賁郎將賁

音奔樂音洛

燕王倓覺有變

倓元德太子昭之子代王侑之弟倓徒甘翻

夜穿